

红翼丛书

# 女 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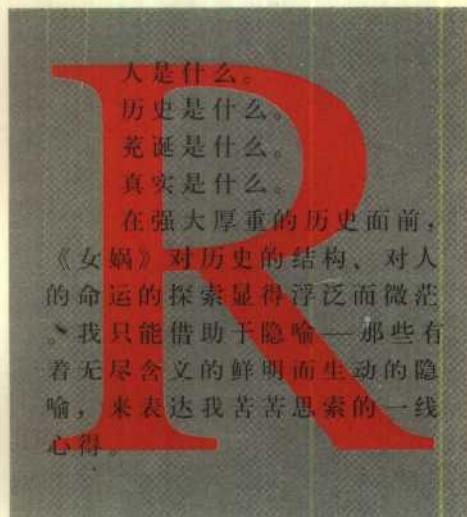
徐 坤

河北教育出版社

93674

1247.5

743



# 女 娲

徐 坤



\*200092782\*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红罂粟丛书

女 娲

徐 坤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1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12.80 元

ISBN 7 -5434 -2334 -0/I • 181

## “红罂粟丛书”序

王 蒙

女性似乎与文学有天生的缘分。老一代的作家如冰心、庐隐、丁玲以及张爱玲等不说，就是在教条主义比较厉害，搞文艺比较困难的那些年，女作家如菡子、刘真、茹志鹃等的作品还是比同时的男作家的作品可读性强一些。她们的感情、触角还是要细一些也敏锐一些。她们的人情味相对来说要浓一些。她们的作品的个人性、个人特点相对来说要突出一些。她们的假、大、空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调子低一些。还有那个年代的动不动致文学与作家于死地的姚文元式的棍子，以及在文坛上钻营投机蝇营狗苟的混混，其中女性可以说是比例小得多。

DQ39/06

## 2 “红罂粟丛书”序

女人心软，心细，感情化，神经质，与男性比较，不那么社会化与政治化，所有这些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缺点”的东西，也许对于搞文学是优点，至少有成为优点的可能。

于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张洁、谌容、叶文玲、陈祖芬、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残雪、方方、池莉、赵玫、黄蓓佳、范小青、陈染、毕淑敏、陆星儿、王小鹰、王晓玉、胡辛、边玲玲、迟子建、徐坤、徐小斌、蒋子丹、张欣、林白，包括昙花一现的徐乃建、刘树华等；一大批不同年龄与风格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兴趣与海内外学人的注目。我曾经半玩笑地建议另外成立一个女作家协会，免得与吾辈须眉们掺和在一起，吾辈又写不过她们，给人以文学圈子与体育战线一样，都是“阴盛阳衰”的印象。

有一些女作家善于写社会性的题材，善于客观观察与描写、叙述、解剖，在她们的作品中深藏着创作主体，也许你乍一看看不出她们的作品的性别特点。这也是本事。对于她们来说女作家也是作家，就是作家，用不着特别强调那个“女”字。当然，从她们的作品中，仍然可以感到她们选材相对的比较简单，她们抒写人物的心理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心理

比较细腻。

有一些女作家虽然也是在解剖分析，但是她们更喜欢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尽情发挥自己的女性的眼光与心得，津津乐道地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娓娓谈心，絮叨而又亲切自然，天真而又独具慧眼，自说自叹自笑自足。她们愈来愈老练地扮演着一个天选的聪明但是不失温雅善意的女性叙述者的角色。

更多的女作家在选材上艺术处理上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女性的优势与特色。她们明确地承认自己是女人，宣告自己是女人，有自己的特殊的问题与感受。她们有许多话要说。她们描绘了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她们传达了微妙灵动的女性心理，她们激荡着热烈执著的女性爱怨情仇。她们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大胆地坦露胸臆，揭露伪善，表达苦闷，呼唤知音；她们也以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尖锐泼辣的调子抨击男权中心的文化与秩序的对于妇女的极端不公正。读她们的作品你会感到她们有时坦率得近乎愚傻，热烈得近乎爆炸，忧郁得近乎自戕，勇敢得近乎以身试法陋习。她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以一种神经质的乃至歇斯底里的感受与路径来宣泄她们的忿懑与痛苦。她们在艺术上相对更加重视感觉直觉，不拘一格。她们可能缺少思辩的爱好却更

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她们的表现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安。她们会受到各色的误解乃至新一代的“四铭先生”、“高老夫子”们的污辱诽谤。然而，她们对于新时期的文学空间的开拓的贡献是无法比拟的。现在毕竟不是阮玲玉被“舆论”逼死的时代了。她们还是非常幸福的。读者应该感谢她们，作为同行，我也深深地感谢着她们。

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这一女作家作品系列，侧重于年轻与新秀女作家，这个点子很好。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并被拉去忝列什么主编，其实没有做什么工作。由于时间仓促，谁入选了谁没有入选，既有偶然因素也有技术原因。它只是全国数百家出版社中的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匆匆编成的丛书，只是一家之编，与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差不多，未必有足够的代表性，更谈不上二十四K的权威性。作品可以百花齐放，选本至少也可以十花齐放。“红罂粟”聊备一格，但愿抛砖引玉，引出编选得更好的白牡丹、金菊花、松、竹、梅系列来。幸勿全责备，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出版者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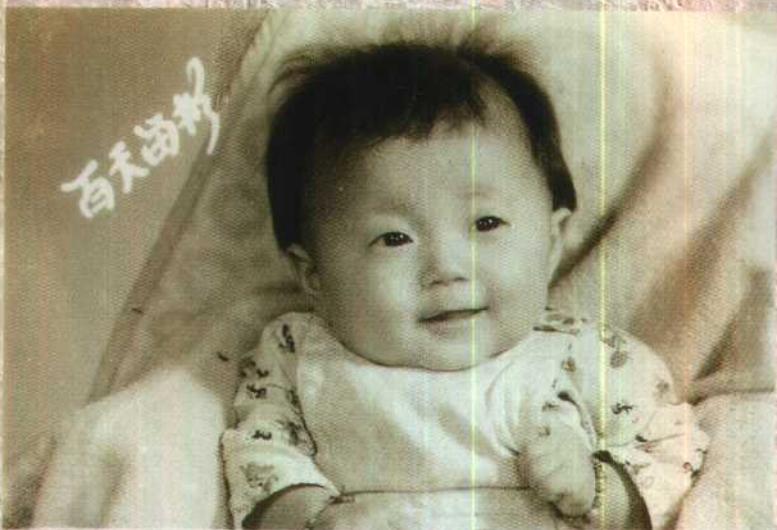
一九九五年一月



徐坤

徐坤，一九六五

年三月生于沈阳。文学硕士。现在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工作。读过书，教过书，也写过书，发表过学术论文十余篇，并有译著《泰戈尔诗歌的意象》出版。一九九二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已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并有中篇小说集《先锋》出版。曾获《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优秀小说奖，作品多次被各家报刊转载。



存在。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五日于沈阳)



幸福童年。 (一九六七年两岁)



无限热爱，无限忠于。（一九六八年三岁）



入队纪念。



十八岁穿上西装。



青春。



大學。



行走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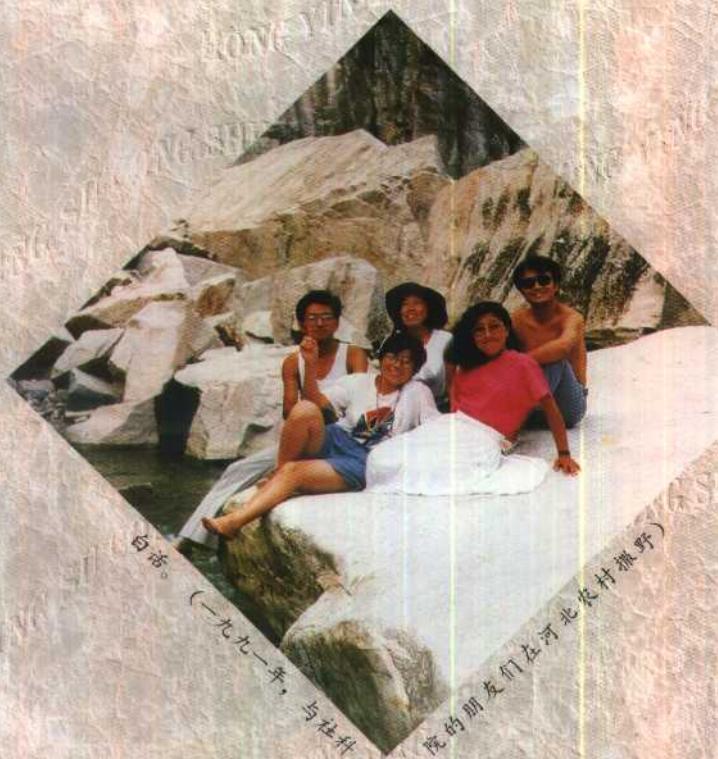
师恩难忘。



茂盛的黑发。



玉米人。



白家。

(一九九一年，与社科

院的朋友们在河北农村野外)



我的一九九一。



先锋九四。

# 目 录

1	女娲
130	白话
197	先锋
265	猫知道
289	屁主
303	出走
329	一条名叫人剩的狗
343	关于《女娲》(代跋)

# 女 媳

话说民国一十九年阴历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升天的这个雪花飘飘的夜晚，于家坳于祖贤家白天刚接进门的不满十岁的小团圆媳妇李玉儿，将想娘的哭声断断续续地在宽敞的大北屋里响了一宿。北风烟雪在山坳里打着旋儿呜呜嗷嗷地发出野狼似的怪叫，正好给白日里喜酒喝得酣的邻里乡亲们做了一次有声的催眠。潜伏在人间观察打探了一年来的灶王老爷，也早已在劈啪乱响的炮仗声中糊了满嘴的玉米花糖飞升至九天，到玉帝面前甜嘴巴舌地汇报人间五谷丰登忠孝仁义的好话去了。

及时飘落的鹅毛大雪很快就将鞭炮的残红碎屑掩埋得一干二净，同时也将白日里的喜庆气氛一概给抹平，剩了的只有一地清冷的雪光和满屋幽暗的潮气。哭乏了的小团圆媳妇李玉儿瞪大了红肿的眼睛，听着雪粒子在屋外窗纸上狼爪一样刷刷地抓挠，惊惶得腾起身子使劲咬住了被角。新崭崭的被里子是用饭米汤浆过的，雪白蹬硬，哗啦哗啦擦划着她皮包骨的腿脚和肩膀。玉儿的身子再不敢乱动，眼